

汉语知识讲话

词汇、语法、修辞

林裕文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

# 目 录

|   |                                  |    |
|---|----------------------------------|----|
| 一 | 词汇学和词义学 .....                    | 1  |
| 二 | 词和词的构造 .....                     | 3  |
|   | (一) 什么是词 .....                   | 3  |
|   | (二) 词和非词的界限 .....                | 6  |
|   | (三) 词的内部结构 .....                 | 9  |
| 三 | 词义 .....                         | 13 |
|   | (一) 词的形式和词的内容 .....              | 13 |
|   | (二) 词和概念 .....                   | 14 |
|   | (三) 词的多义性 .....                  | 17 |
|   | (四) 词义的演变 .....                  | 20 |
| 四 | 词汇 .....                         | 23 |
|   | (一)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构成语言的词<br>汇系统 ..... | 23 |
|   | (二) 词汇系统的分析 .....                | 26 |
|   | (三) 词汇系统的发展 .....                | 28 |
|   | (四) 词汇的规范问题 .....                | 29 |
| 五 | 语法是什么 .....                      | 32 |
|   | (一) 语法和语法体系 .....                | 32 |
|   | (二) 语法规律的特性 .....                | 34 |
| 六 | 汉语语法的特点 .....                    | 39 |
| 七 | 词法 .....                         | 45 |
|   | (一) 语法学的组成部分 .....               | 45 |
|   | (二) 构词法 .....                    | 46 |

|                            |    |
|----------------------------|----|
| (三) 汉语的词类问题·····           | 48 |
| <b>八 句法</b> ·····          | 54 |
| (一) 什么是一个句子? ·····         | 54 |
| (二) 句法分析·····              | 58 |
| (三) 句子分析·····              | 62 |
| (四) 句子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      | 65 |
| <b>九 修辞的对象、任务和功用</b> ····· | 68 |
| (一) 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         | 68 |
| (二) 修辞和逻辑、语法的关系·····       | 69 |
| (三) 修辞学的功用·····            | 74 |
| <b>十 修辞学的内容</b> ·····      | 76 |
| (一) 结构和作用·····             | 76 |
| (二) 词和句的修辞手段·····          | 79 |
| (三) 辞格·····                | 85 |
| (四) 风格和语体·····             | 87 |

## 一 词汇学和词义学

语言是一个整体，是一种体系。它之所以成为体系，是因为它的组成部分是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处在合乎规律的关系之中的。任何语言的组成部分都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有人管它们叫“语言的三要素”。对语言的这些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就建立了语言学的许多分科，也就是语言学知识的许多部门，如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等。

当然，这些部门还可以细分，词汇学是拿语言的建筑材料——词——作研究对象的。在词汇学的范围内，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词。研究词义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是词义学；研究词汇系统，包括词的构造、词汇系统的构成、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是词汇学（狭义的）；研究一个一个词的来源和词义的演变经过的是词源学。

词汇学（狭义的）与词义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词汇系统，不能不研究词的意义；因为在任何语言的词汇里，词与词之间有着复杂而有条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词义上得到证明。例如“美”这个词，在它本身的意义的基础上与一群词发生联系，如“美貌、美人、美酒、美意、美德”等等。因为同义的关系，

它与“漂亮、好”等词发生联系；因为反义的关系，它又与“丑、恶”等词发生联系。这些联系使词的意义受到制约，同时也互相补充。因此研究词义是不能脱离词汇系统来进行的。

词源学的研究要借助于词汇学与词义学等方面研究的成果，同时，词源学又给词汇学与词义学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 二 词和词的构造

### (一) 什么是词

研究什么是词，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弄清楚词的性质，明确词的定义；另一方面是研究如何从成片的语言当中分析出词来。这两方面的工作重点虽有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要弄清楚词的性质，首先要把词与概念区别开来。词表达的是概念，但是概念与词并不相等。同样的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例如中国人叫“书”的，苏联人叫 *книга*，英国人叫 *book*。如果词与概念相等，那么全世界语言的词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仅如此，在同一种语言当中，词与概念的关系也不是一对一的。有时一个概念要用几个词来表示，如俄语的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铁路）就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概念的。有时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如汉语中的“爸爸”和“父亲”。甚至有些词很难说它表达了什么明确的概念，如“乒乓、哗啦啦”等等。这样说来，认为词是表示思想中一个概念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

我们不妨换一个方向，从语言本身来考察什么

是词。从语言本身着眼，人们最先想到的也许是语音形式。于是有人认为“子、儿、头”之类，都不念重音，因此“刀子、活儿、看头”都是一个词，不是两个词。在合成词中，重音也常有一定的位置，如“太阳、废物”之类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动员、带头”之类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道路、辛苦”之类重音又在第一个音节上。可是这一切的尝试，正如王力先生所说：“都不是很成功的。先说从重音上分别，这对于一般的实词是有效的，但也有一些例外；至于介词、连词之类，它们经常不念重音，但是咱们不能否认它们也是词。再说从节奏上分别，就更靠不住了。……汉语有许多方言里无所谓重音，而语气词之类又没有节奏，因此，从语音上是辨别不出词的起讫点来的。”<sup>①</sup>

语音既然不能解决什么是词的问题，我们只好从语言的结构方面来考察了。有些人着眼于语言的结构，说词是语言的一种单位。从原则上看，这句话并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却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语言的单位很多，短语、句子、句群甚至于段落与篇章，未始不能算是一种单位，然而人们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词来看待，可见说词是语言的一种单位是含糊的。

那么，能不能说词是语言当中最小的单位呢？从某一角度看，这样说法比较好些。因为短语、句子、

---

<sup>①</sup> 王力《词和伪词的界限问题》，见《中国语文》1953年9月号。

句群、段落、篇章都是由词构成的，比起它们来，词显然是最小的单位。可是从另一角度看，缺点又暴露出来了。一般人所谓“最小的”，其实就是“不可再分”的意思。词能不能再分呢？单纯词不能，合成词就可以。“车子、语言、伟大、葡萄酒”等等，人们都承认它们是词，但是还可以分析，分析的结果是每一个单位各自包含两个更小的单位——语素。语素才是语言中最小的单位。

语素虽然是语言中最小的单位，但是它可以是构词材料，在语句结构中不一定能独立运用。有的语言学者抓住了这一点，给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词是语言中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最小的”别于短语和句子，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隆会议、和平万岁”之类被排除了出去，而语素有的又不能独立运用。人们只能说“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我们必须学习工农兵的语言”等等，却不能说“语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不能说“我们必须学习工农兵的言”，“语言”在这里是一个整体，在语句结构中是当作一个不可拆散的单位来运用的。由此看来，这个定义就比较严密了。

但是，在一定情况之下，“语言”也还是可以分开来用的。例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而言之”“一语破的”“自言自语”之类。在这里，“语”和“言”是不是词呢？我们知道，“语”和“言”可以单独用，却必须在一定的格式里，这种格式多半是成语或者是文言的遗留，不是一种能产的格式。也就是说，它们分开

来用是不自由的。如果这个特点值得重视的话，我们不妨说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

## (二) 词和非词的界限

从成片的语言中分析出词来，在欧洲语言中问题是比较少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从书写形式上去分别什么是词，什么不是词。俄语中的 слово，英语中 word，就是字典里一行一行排列着的东西，既可以叫它字，也可以叫它词。叫它字，是从记录语言的书写形体的单位来说的；叫它词，是从语言本身的单位来说的。因为语言本身的单位与记录语言的书写形体的单位是一致的，所以两个名称不妨通用。汉语的情形就不是这样。记录语言用的是一个个的方块字，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并不一定代表语言中的单位。用方块字记录汉语的词，有时只须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词（如“人、走”等等），但更多的时候要用好几个字记录一个词（如“玻璃、逍遥、高兴、图书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一来，字和词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字和词的矛盾使我们在具体分析成片的语言中的词的时候发生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最突出地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有些双音节的形式如“东西、马虎、逍遥、学校”等等，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词。另一些双音节的形式如“读书、

看戏、喝茶”等等，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两个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的组合，大家也一致把它们当作短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还有另一种情形。如“洗澡”，它通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且“澡”在一般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自由运用的单位，但是有时我们却说“洗了一次澡”“澡洗过了没有？”之类。“洗澡”是不是一个词就值得讨论。又如“推倒”，它通常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一般不拆开来用。但是我们可以说“推得倒”“推不倒”，这样，“推倒”是不是一个词又成了问题了。

和“洗澡”同类的，还有“理发、作揖、发愁、鞠躬、逃荒”等等，它们的特点是当中一般能插进表数量的词。<sup>①</sup>对于这种语言形式大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们都是词，有些语法学家还承认汉语里有一种“可分离词”。一种看法认为它们都是短语。还有一种看法是当它们没有分开时是词，插进了别的成分时是短语；也就是说，它们有时是词，有时不是词，它们的身分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

和“推倒”同类的还有“弄坏、看懂、认清、拉长、加深、铺平、看见”等等，它们的特点是当中能插进“得”与“不”。对于这种语言形式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短语；一种看法认为是词，“得”或“不”插在当中是中缀；还有一种看法以为不能一

---

<sup>①</sup> 作名词用的不能插进别的词，如“司机”就不能说成“司一次机”。

概而论,有的是词,有的不是。例如“看见、听见”当中只能插“得”与“不”,“打倒、推翻”倾向于不加“得”与“不”,它们都可以算作词。“放大、铺平”不但可以插进“得”和“不”,还可以插进别的词,如“放得十分大”“铺得很平”,因此宜于看作短语。

(2) “的(得、地)、了、着”算不算词,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说它们是词吧,它们始终跟在别的成分后面,似乎不是个独立的单位。说它们是词尾吧,它们与欧洲语言的词尾并不相同。譬如说,它们不但可以跟在词的后面,也可以跟在短语的后面(如“看报的地方”“发现并克服了困难”)。并且,它们大都不带强迫性,有时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红的布”和“红布”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有的语法书把它们当作助词,并且指出当它们附在某一语言形式上的时候,就作为某一语言形式的辅助成分。这也不失为一种处理的办法。

(3) 略语是不是词,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工农干部”中的“工农”,“京广铁路”中的“京广”,有人认为它们是词,有人认为它们不是词。其实,通过简称形成新词是构词的规则之一。不独汉语有这种情况,其他语言也有这种情况<sup>①</sup>。“文艺”,一般人都承认是词,但是它正是“文学”和“艺术”的略语,不过使用久了,大家不太觉察而已。因此把略语全部排

---

<sup>①</sup> 俄语 КОЛХОЗ (集体农庄)一词,是由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简略而成的。

斥于词的范围之外是不妥当的。当然，略语的情况很复杂，类型也很多，不能一概而论，这里举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种，就在这种类型中某些新产生的能不能算词也须要进一步研究。

### (三) 词的内部结构

前面我们提到，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单位，这种单位无论在声音方面或结构方面都可以再加以分析。

从声音方面看，可以根据音节把词分成单音节词(简称单音词)与多音节词(简称多音词)。这种分析显然不是用来说明词的内部结构的。

从结构方面看，词的组成单位是语素。语素包括两种：一种是词根，一种是它的辅助成分。词根是一个词的根，它表示词的基本意义，是词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俄语中 *научил* (已教成) 的词根是 *-уч, на-* 和 *-ил* 都是辅助成分。英语中 *teacher* (教师) 的词根是 *teach*, *-er* 是辅助成分。汉语中“桌子”的“桌”是词根，“子”是辅助成分。有些词只包含一个词根，例如：“人、走、白、快、笑、葡萄、玻璃”等等，我们叫它单纯词。还有些词构造比较复杂些，这里又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词根与词根的结合，一种是词根与辅助成分的结合。这类词我们叫它合成词，分析词的内部结构，主要在分析合成词的构成。

包含两个以上的词根的词，可以有不同的分析

方法。在汉语中，有的人根据词根与词根的关系把合成词分成偏正式(如“铁路、铜像、书架”)，补充式(如“关上、放大、银两”)，联合式(如“道路、巨大、动静”)，支配式(如“靠山、开火、登陆”)，陈述式(如“眼红、心疼、性急”)。有的人却根据词根的性质来分析，把它们分成“名+名”(如“马车、窗户”)“形+形”(如“深红、浅绿”)“动+动”(如“打击、开关”)“动+名”(如“出版、开幕”)“名+形”(如“心焦、雪白”)“名+动+名”(如“人造丝、手提箱”)等等。

分析带辅助成分的词，必须弄清楚辅助成分类别及其与词根结合的形式。试以俄语、英语、汉语为例：

|              |                |
|--------------|----------------|
| дом (房子)     | домик (小屋)     |
| говорить (说) | оговорить (诽谤) |
| open (开始)    | reopen (再开始)   |
| read (读)     | reader (读者)    |
| 活            | 活儿             |
| 虎            | 老虎             |
| 拍            | 拍子             |
| 人民           | 人民性            |

加在词根前面的辅助成分叫前缀，加在后面的叫后缀。加在中间的比较少见，但是有些语言里却有这种情形，例如印度尼西亚语 gerigi (锯齿形的) 就是 gigi (齿) 加辅助成分“er”的结果。这种插在词的当中的辅助成分叫中缀。

这些研究都属于构词法的范围。

在词汇学里，构词法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语言不断丰富发展，新词的增加总是通过一定的构词规则来实现的。在研究构词法的时候，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

(1) 一种语言的构词法是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在这当中，我们必须分清哪些格式是能产的，哪些是非能产的。例如汉语中的“手”是一个新生的辅助成分，它是能产的。因此，我们可以发觉在我们语言中“坦克手、水手、拖拉机手、歌手”之类的新词不断地出现。象“然”，我们虽然仍旧在用（如“突然、忽然、偶然”），但是它已经是不大能产的了。能产的与非能产的虽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当中毕竟有程度的差别。认清这种差别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语言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它的规范化。

(2) 必须区别各种辅助成分的不同作用。例如在俄语中，前缀与后缀的作用有显著差别。用加前缀的方法，只能产生与原来的词属于同一语法种类的词；用加后缀的方法，可能产生属于不同语法种类的词。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前后缀往往有不同的附加意义与感情色彩，例如“瓶子”与“瓶儿”不同，“瓶儿”总是指比较小的。而且，同一个辅助成分，也往往有不同的附加意义。俄语中的前缀 B，可以表示向内，也可以表示向上，还可以表示深入。汉语中的后缀“儿”可以表示细小，也可以表示可爱（比较“老头子”与“老头儿”），还可以表示时间短促（“坐坐儿”）等等附加意义。

(3) 同一种语音形式,有的是词根,有的是辅助成分,这要依靠轻重音来区别。辅助成分一般是读轻音的。我们可以比较下列各组声音:

蛇头 (重音)      舌头 (轻音)

棋子 (重音)      旗子 (轻音)

在汉语中,带辅助成分的合成词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辅助成分有好些可以作为一定语法范畴的标志,表示特定的词类,这些特点往往使语法学家发生很大的兴趣。同时在现代汉语中,构词的辅助成分正在不断地增加,语言的发展证明它是有着广阔的前途的。自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词根与词根合成的构词类型。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语言构词中最能产的类型,分析这类词儿的结构,在汉语构词法中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汉语构词方面的研究正在开始,词的构成至今还没有经过全面的描写,因而成绩也就不大。跟着语言科学的发展,汉语构词法的研究必定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可以预料,不论在词义学方面,在形态学方面,在区分词与非词的界限方面,甚至在语言结构方面,构词法研究的成果将提供很多有益的材料。

## 三 词 义

### (一) 词的形式和词的内容

词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例如,我们听到 pútáo 这一组声音,就会把这组声音联系到它所表示的对象上去,想到的是那些圆的或是长圆的,紫色的或是绿色的,亮晶晶的果子。于是我们说 pútáo 这组声音是有意义的。声音是词的形式,意义是词的内容。

我们看到纸上写着“葡萄”两个字,也会联系到它所表示的对象上去,但是词并不是书写形体与意义的结合。因为固定下来的词必须依靠声音才能存在,它并不是依靠书写形体而存在的;同时写出来的词总是通过声音与思想联系,而说出来的词是直接<sub>与思想联系的</sub>。所以我们谈到语言的物质外壳,指的是声音。

词的声音与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例如“纸”,中国人叫“纸”,英国人叫 paper,苏联人叫 бумага,代表的是同一对象,但是发音并不相同。有许多合成词是在已有的词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报纸”“newspaper”等等都是。“报”与“纸”的声音既然确定了,那么“报纸”的声音自然非如此不可。但是

即使如此，我们仍旧不能认为词的声音与意义有必然的关系。任何语言的构词法总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而不采取另一种方式，其中并没有必然性。象“报纸”还可以叫“新闻纸”，如果最先用上了一个别的名称，也未尝不可。苏联称报纸为“газета”，就不是在 бумага 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词的声音既经确定，是不允许随意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在旧词的基础上形成新词，声音与意义自然有联系，但是并不能认为这种联系是必然的。

## (二) 词 和 概 念

所谓声音与意义的结合既然是指把声音联系到它代表的对象上去，那么，意义和客观对象是不是一回事呢？不是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客观存在的本身。果园架上的葡萄也好，水果摊上的葡萄也好，都是客观存在的本身；至于我们脑子里的“葡萄”，意味着可以吃的，又甜又酸的，紫色或绿色的象珠子一般的東西，这才是意义。

这样说来，凡是一组声音能使人联系到一定的对象上去的，就都有意义了。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例如“lái”这组声音，我们听了知道是“来”，那就是说这组声音对我们说来是有意义的。但是同样用这组声音也可以使一只狗“懂得”主人的意思。有些主人对他的狗发出“lái”的声音以后，那只狗就迅速地跑到主人的面前。那么“lái”对狗来说自然也是有意义